

第十三章 新动荡

一个初到上海的观光客，沿笔直的外滩路走去，望着那些非东方风格的建筑：挺拔坚实的柱廊、尖顶刺向高空如教堂般的屋顶、黑洞洞的拱顶长窗，会产生一种吃惊的感觉：不分历史阶段和民族特征的欧洲建筑被全盘照搬到这个地方。他若再打量过往的黄包车、马车、汽车、电车汇成的车流，配上马蹄嗒嗒、电车铛铛、车轮嘎嘎、和水量充沛的黄浦江上传来的汽笛声，只会给他的视觉带来一股粗野无礼而精力旺盛的都市气息。望着那些匆匆来往街上的华人，他们和内地的同胞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生活在上海租界的华人和他们内地同胞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已形成对租界外的事物发展的兴趣，远低于对租界内日常生活细节的兴趣。去年（1913年），那场北京袁大总统和在野孙博士之间的不和，演变成数省的武装冲突，对租界的百姓来说，当老板的最担心的是生意能否正常运作，当伙计的最担心的是饭碗会不会因动荡而砸掉，当家庭主妇的最担心的是柴米的价格会上涨多少，而不是哪一省宣布反袁独立，哪一省被袁军占领。因此，当去年8月，袁的海军占领吴淞，反袁军退往嘉定后，租界里的居民都松了口气。袁大总统也好，孙博士也好，都是同胞，与其对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选边站，还不如关注跟虹口逐年增多的日本侨民如何相处来得实惠。只要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没有增加，英德奥意4国海军陆战队再没有登岸，说明大局稳定，同胞们沿着70年来在租界这块土地上形成的规迹，日子原样过下去，不会有错。

观光者初到上海公共租界，会被摩登景象搅得眼花撩乱，那么从外滩路往西，向市中心折去，便会很快被市政建设的井井有条摄服。公共租界里的马路格局就像棋盘那样有序，南北向的马路用省名，东西向的马路用市名。最大的东西向马路称作南京路，又叫“大

马路”，望南平行的第一条马路称作九江路，又叫“二马路”，第二条马路称作汉口路，又叫“三马路”，第三条马路称作福州路，又叫“四马路”。

在市中心，确实还有一条直接用“棋盘街”来命名的小街。这条小街从南北向的河南路望北，越过苏州河，通向北火车站，商埠印书馆和它的竞争对手正华书局都在这条街上设有发行所。

1914年1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商埠印书馆总经理方瑞的车夫老胡把东家载到发行所前，然后把双驾马车停在最靠近发行所的一条僻静的弄堂口。从东家下车时的只言片语中，老胡得知东家今天下午要开长时间的会议，从现在起到会议结束时为止，没有用马车的需要。这是一位慷慨体恤下人的东家，所以老胡钻进车厢，脱下毡帽，打起盹来。

老胡鼾声大起约莫15分钟后，一辆阔畅的四驾马车停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前，车上下来四个中年人。他们穿着同样颜色的深蓝色西装，提着一模一样的棕色牛皮公文包，几乎像编队一样脚步整齐地走进发行所的门厅。不用问，他们是日本人。日本的商务人员，如果是中下层，都很节俭，出门都是步行或坐黄包车。这四位坐专用的四驾大马车，说明他们不是等闲人物。

“方总经理在吗？”

“在。”

“鄙人是金江堂的，烦请通报。”

“是原良三郎先生吗？请跟我来。方总经理已恭候各位很久了。”

口齿伶俐的门厅听差，伸出左臂，露出洁白中式衬衫套在藏青长衫外的袖口，在前面引路，将四位衣着举止一模一样的日本人，带到一楼的大会议室。方瑞听到脚步声，已在会议室门口迎候。

金江堂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最大的四家出版商之首。原良三郎是金江堂的老板，今天和他一齐来商埠印书馆的还有他的女婿三晋洋行上海分行经理竹本，以及金江堂的襄

理高柳贤二、行政秘书尾奇。

1903年，也就是10年前，商埠印书馆一位得力的股东得知金江堂有意向中国出版界发展，通过三晋洋行上海分行经理竹本的穿针引线，达成了商埠印书馆允许金江堂入股十万银元，换来商埠印书馆取得金江堂高端印刷技术的协议。在之后的10年里，金江堂十万银元的投资随着商埠印书馆的扩展获得了丰厚收益，商埠印书馆则通过学习金江堂的高端技术和经营方式（包括送姻亲股东尤坤的弟弟去日本学习彩色照相技术），成为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华人印刷商。由于在这10年里，商埠印书馆不断的增资增股，金江堂并没有跟进，所以，10年后，金江堂名下的股份在商埠印书馆发行的全部股票里，份额从将近一半，下降到不及四分之一。但是能年年收到不断增加的股息，对于金江堂的老板原良君来说，依然是一笔很满意的投资。尤其是，方瑞总经理是一个十分慷慨的人。原良君觉得在日语里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词来形容方瑞。方瑞厚道乐施、肯帮助人，那种送礼送服务的豪举，开始会使人怀疑他别有用心，直到后来没有必要这么做了，他还是照做不误，才使人相信他的确在享受帮助别人。

那么，既然如此和谐，金江堂和商埠印书馆的商业婚姻当然是经久不衰的啰。方瑞和原良君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下午，方瑞和原良君的会议却是要决定结束这场商业婚姻！

事情起源于日本政府和前清政府在1905年关于中国满洲权益的善后谈判。

1905年，前清政府暗助日本在满洲打败沙俄后，原指望能收回沙俄在满洲的权益。但是日本却以日本击败沙俄是以大和民族付出巨大的牺牲阻止沙俄佔有整个满洲为由，要求满清政府作为报答，不仅将沙俄在满洲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还要给予日本额外在满洲的权益。日清的谈判最后以前清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全盘接受日本的条件告终，从而结束了日清之间共同抗俄的短暂政治婚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紫禁城和东京城的政治婚姻结束，直接导致金江堂和商埠印书馆的分手。

日清之间的政治交恶是怎样导致金江堂和商埠印书馆走到分手这一步的呢？

分手的导火线是商埠印书馆在棋盘街上的邻居正华书局点燃的。正华书局的部分创始人原先是商埠印书馆的职工，他们深知商埠印书馆的事业成功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晚清政府以及民国政府承认商埠印书馆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能力，使商埠出版的教科书通行全国，不仅让新派学校唯商埠的教科书为瞻，而且让学生们养成习惯，毕业后，终生成为商埠出版物的忠实读者。两朝政府之所以给商埠印书馆的教科书开绿灯，前提是确认商埠印书馆为一家华商出版企业，只有华商出版企业出面，“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教育着手，改变中国，变法图存”，才是靠得住的。可是，商埠印书馆是华商企业吗？

当正华书局向社会有血有肉地透露商埠印书馆里有日本金江堂的股份时，正好碰上日清因满洲善后发生分歧，从抗俄盟友变为对手。

一家有日本股东的企业能算是华商企业吗？董事会里有日本人当董事的企业，会以扶助中国的教育为己任吗？

方瑞敏锐地觉察到日资问题的严重性，他的第一个措施是成功劝说原良君同意退出董事会里的金江堂席次，使商埠印书馆的决策权完全由华人掌握。第二个措施是成功劝说原良君同意将金江堂的股份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交给方瑞总经理处置，使金江堂成为无表决权的股东。以上两项措施都是方瑞亲自东渡日本，在横滨金江堂总部同原良君谈妥的。

但是，日清或日中之间的政治交恶却在不依不饶地升温，不用正华书局加柴添油，商埠印书馆里有日本股份的事实在舆论界如同火焰不息，烘烤着商埠印书馆的声誉。商埠的顾客是全国的读书人，读书人是最看重声誉的。权衡得失，方瑞决定要金江堂自动退股。

为此，方瑞第三次东渡日本，跟原良君展开金江堂退股的预备会议。为了这次见面，他带去的礼物是前清咸丰画家戴熙所作的《云峦烟翠图》。

退股的要求对思虑保守、满头银发的原良三郎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在榻榻米上放下

戴熙的画轴，以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质问方瑞：商埠印书馆不是仍旧需要金江堂的印刷技术吗？一旦退股，商埠印书馆就再也不能顺利地廉价地获取金江堂的技术；一旦退股，金江堂和商埠印书馆就成为竞争对手，商埠印书馆难道不在乎金江堂这个比自己先进的对手吗？日中政府之间的矛盾，迟早会通过外务省那些滑头们的政策调整得到缓解，商埠印书馆和金江堂之间的关系不应这样轻率地破灭！方总经理因为万里之外的政治纠纷，轻易地对商埠印书馆作出这样的重大转向，令人十分遗憾。作为印刷界的长辈，我原良三郎不能坐视商埠印书馆走上一条自残的道路而一声不吭！请方总经理收回要跟金江堂分手的可怕想法吧。

原良三郎边说，边用颤抖的手摸着满头银发，好像在抚平气愤的情绪。

方瑞对原良的过激反对并非毫无预感。日本人懂得生产、懂得金融，但是不懂销售，尤其是不懂在中国文化界的销售。售价低、质量好的书不见得一定卖得好，一本书要卖得好，更需要的是有大名声的人物或机构来推荐。让金江堂的股份继续留在商埠印书馆，对商埠印书馆名声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商埠印书馆得到金江堂先进技术的好处，这样耗下去，商埠印书馆铁定保不住目前的市场佔有率，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华书局千方百计要把金江堂在商埠的股份抖出来示众的原因。

方瑞明白跟日本人打交道需要耐心。他将上述意思，委婉地表达出来，作为对原良君训话的回答：

商埠印书馆承蒙金江堂技术上多年提携，从过去到将来，一定铭记在心，感激不尽。商埠印书馆在商言商，并不敢把商业前途寄托在变化莫测的日中政治关系上。远离政治，是商埠印书馆的一贯经营方针，就像去年袁大总统和孙文博士的那场纷争，战火烧近租界时，我方瑞最关心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如何保住商埠印书馆的机械设备，如何保全几千教徒同仁的饭碗。如果，让金江堂的股份留在商埠印书馆，就是向中国的读书人宣示商埠印书馆在日中纷争中选择和日本站在一起，这对商埠印书馆的声誉是毁灭性的打击，对金

江堂来讲，也将是一场经济上的灾难。

“这话怎么讲？难道说，方总经理让金江堂退出股利丰厚的股份不是经济上的灾难吗？”原良三郎忍不住气鼓鼓地问。

“就目前的股价和股息而言，金江堂当初投资的10万银元，已经翻了好几倍。但是，如果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生意受正华书局挑拨，市场萎缩，商埠就保不住目前的股价和股息，金江堂能否保本很难说。我的这番话，于公，是总经理对投资人的提醒，于私，是晚辈对前辈的忠告。不知前辈对晚辈还有什么指教？”

说到这里，方瑞圆脸上的大眼睛，望着原良三郎压在白眉毛下的双眼，殷切地等待后者回答。横滨下午的阳光，透过纸糊的拉门，给两人坐在榻榻米上的半身，披上一层柔和的淡金色。

“现在退股，总不能叫金江堂太吃亏吧？”原良终于用妥协的口气问道。

方瑞听到这话，忍住心里的大喜，故作难受地说：“刚才前辈已经提醒晚辈金江堂退股后对商埠的坏处，其实，更吃亏的是商埠。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 ”

“阁下倒底要不要金江堂退股？”

“感谢金江堂体谅商埠的苦衷，请前辈指示退股细节。”

从那一刻起，到签订退股的最后协议为止，方瑞和原良三郎或他的部下，进行了多轮由方瑞亲赴横滨的谈判，商定两家分手的各种细节。

商埠印书馆对金江堂退股的股价，将以过去24个月里最高的市面股价为准，再提高15%为最后的定价。

金江堂曾经答应对商埠印书馆的技术支援，如已付款，但未交货，金江堂保证依约如期交货。如还未付款，但已订价，商埠印书馆按已订的价目向金江堂付款。如尚未订价，议价时，商埠印书馆不再享受优惠价格。

金江堂派来商埠印书馆的各级技师在金江堂退股后将继续留在商埠印书馆作技术指

导，直到原先约定的日期为止。其中有愿意接受商埠印书馆聘请，留在商埠印书馆的技师，将成为商埠的正式员工，金江堂不予干涉。

金江堂设在商埠印书馆门市部出售的书籍，从签订退股协议起，卖完为止，不再继续进货。

对以上细节达成协议后，方瑞和原良三郎商定1914年1月10日，金江堂的高层来上海商埠印书馆签署退股的最后协议。原良三郎在启程前，给方瑞发来一份电报，向后者确定自己的行程，并提到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需要见面时敲定。

还有什么要命的细节需要敲定？方瑞看完从庶务部主管罗宾送来的电报，心里升起一团疑虑。正是这个原因，方瑞坐马车到发行所时关照车夫老胡，今天下午要开较长时间的会议。

“方总经理，我来介绍一下，”原良三郎用手挽起方瑞的手臂，向他介绍带来的部下。按照日本规矩，老板对部下是严厉粗野的，但是在客人面前，却是彬彬有礼的。“这位是鄙方的财务襄理高柳君，这位是董事会行政秘书尾奇君，这位是小婿三晋洋行的竹本君，请方总经理多多关照。”

除了竹本外，原良带来的其他两个部下，方瑞都是初次见面。襄理高柳不到40岁的样子，长着一张瘦削的三角脸。秘书尾奇戴着深度近视的玳瑁边眼镜，眼球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显得很小时。他们跟方瑞以及另一位商埠方面出席今天会议的财务部主管徐新，一一握手，然后笔挺地站在会议桌边，等待老板原良三郎先坐下。

原良三郎没有立即坐下。他被挂在会议室墙上的照片深深吸引，不经介绍地观赏起来。这些照片是商埠印书馆的首席摄影师美国洋人斯塔福拍摄的，记载着商埠印书馆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瞧，这不是三色版设备的落成典礼吗，那不是第一份五彩石印的印刷品出货吗，三色版和五彩石印都是从金江堂引进的。

原良三郎看完照片后，面无表情地坐下。他带来的人们随着坐下，像小学生看老师一

样，看着老板。

原良开始发言。他从日本到上海的旅途免不了受一些海浪颠簸的套话开始，然后切入正题，向方瑞表明还有哪些在签订最后协议前需要解决的“不重要的”细节。

就像画家对一件作品，描上最后一笔，才肯心满意足地放手。原良三郎对已经达成共识的每一项细节，统统重新拉出，作最后加工。

对于商埠印书馆给金江堂退股的股价，计算方式仍以过去24个月里最高的市面股价为准，再提高15%为最后的定价。但是，现在距离下季红利的发放期，还剩两个星期，按照常规，这笔红利应该已经打入预算，因此要求商埠印书馆将下季红利和最后股价，一齐付给金江堂。

金江堂曾经答应对商埠印书馆的技术支援，如已订价，但尚未支付，商埠印书馆应将尚未支付的款项和上述红利、最后股价，一齐付给金江堂。

金江堂派来商埠印书馆的各级技师，目前为止，他们享受金江堂发给的住房津贴。在金江堂退股后，这些技师如继续留在商埠印书馆作技术指导，商埠印书馆必须取代金江堂对这些技师发给住房津贴，直到原先约定的日期为止。

听着以上所有的修改，虽然都对金江堂有利，方瑞的心在松弛下来，他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表示同意全部的修改。

原良三郎引领部下泛出满意的笑容，使方瑞以为对方已列举完所有“不太重要的”细节，不料原良三郎继续说道：

“最后一条，鄙方与贵方今天达成的协议，用你们教徒的话来比方，应该像忏悔人跟听他忏悔的神甫之间那么向外界保密。这样的保密条例要写进协议，贵我任何一方擅自向外界披露这份协议的内容，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请前辈放心，对于金江堂退股的具体内容，我方将以商业机密不便外传为由，向外界绝对保密。”方瑞不想向原良三郎解释，自己信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所以不存

在神甫替忏悔人保密这回事。

“不，我是指金江堂退股整个这件事，向外界保密。”

原来如此！方瑞觉得胸口像被一条带子紧紧箍住，他深深吸下一口气，努力压下紧张的神情。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请前辈指教，”方瑞说。

“鄙人决定来上海签署这份协议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来访，要求鄙人取消或至少绝对向外保密金江堂退股这件事，因为外务省正在营造日中关系日益改善的气氛。金江堂退股的消息传出去，跟外务省的努力背道而驰。为此，请方总经理配合。”

原良三郎站起来，向方瑞深深鞠了一躬，再坐下去。

“这个消息令人震惊，”方瑞用尽量缓慢的语气回答。于此同时，他的大脑却在快速运转该怎么解决这个突然出现的大难题。商埠印书馆之所以要金江堂退股，就是要让外界知道商埠印书馆跟日资从此毫无瓜葛，这样商埠印书馆在华人文化界才能保持纯华资企业的声誉。如果，外界不知道金江堂已经退股这件事，商埠印书馆在退股协议里做出那么多让步后，换来得却是商埠印书馆仍然不算是华资企业的清白之怨！

“十分抱歉，鄙人是临时得知外务省的意见。让方总经理为难了。”原良三郎带着歉意的口气补充。

方瑞从原良三郎的回答里察觉原良三郎对此事确实是被迫的，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方瑞清了清嗓子问：“贵国外务省有没有指出在多长时间对外保密？”

“这倒没提。”

“就是说，贵国外务省没有明确表示，金江堂退股一事必须永远对外保密？”

“没有。”

“那么，我们能不能约定在签署协议后的某一段时间里贵我双方对外保密。过了那段时间后，双方有权向外界解密？这样做，原良君目前带着签好的协议回国，对外务省的官

员也可以交代了，对吗？”

方瑞的话像一阵风吹动僵直的树梢，树梢把蠕动传递给树根。原良三郎跟开会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部下轻轻交换意见。

这不就是中国人那套避风头的惯技吗？风向不利的时候，把腰弯下低头服软，风头过后，拍拍身上的尘土，挺起腰杆，重新大模大样的做人。常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话要说回来，商埠印书馆对金江堂退股开出的条件，实在是优惠的不可拒绝。如果坚持对退股协议永久保密，造成商埠印书馆退出协议，金江堂手里的股份随着商埠印书馆因非华资企业声誉拖累造成的生意下降而股价崩盘，到那个时候，除了遭受同行嘲笑，外务部那些滑头是不会给金江堂发奖状！

原良三郎跟部下反复轻声讨论后，决定采纳方瑞的建议。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方瑞和金江堂的对手就“某一段时间”该有多长作了激烈的讨价还价。

三个月如何？太短！外务省一定还盯着这件事。

六个月呢？不行，外务省官员不会那麽健忘！

干脆等两年如何？不行，商埠印书馆的声誉撑不起那么久的不白之怨。

那么九个月呢？。。。。。。

最后，方瑞和原良三郎达成协议，十个月后，商埠印书馆单方面向外界宣布金江堂已经完全退股，届时，金江堂不要发布任何声明，以沉默来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

原良三郎和方瑞终于在退股的最后协议书上签字后，财务部主管徐新递上一张汇丰银行本票，由襄理高柳验对金额后，放入行政秘书尾奇的公文包。

原良三郎和他的部下全部站立起来，方瑞和徐新也站起来，准备宾主告别。原良三郎却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张信封，交给方瑞。

“这里是一些跟金江堂有来往的日本企业的主管名片，每张名片背后有鄙人的签名，方总经理将来若有需要同这些日本企业的主管打交道，递上名片，看到背后的签名，他们是会给予优惠的。”

方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要道谢，却被原良三郎一个手势挡了回去。原良继续说：“未来，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价值不高。对于方总经理来说，却是前途无量。好好干吧。”

原良三郎说完，鞠了一躬。他直起身子的时候，方瑞第一次看到一个从不流露感情的日本人，眼睛是泪汪汪的。方瑞觉得有一股冲动要掏自己的手帕。原良却瞬间拾起刻板的礼貌。“方总经理今晚能否赏光，一块儿去吃日本菜？”

“恭敬不如从命。”

“太好了。据说文庙路的‘新月’日式火锅是一流的。今晚七点鄙人和鄙公司同仁在那里恭候大驾，庆贺今天的圆满签约，如何？”

方瑞频频点头，摩仿着日本人的礼数，向原良三郎一行鞠躬道谢。他和徐新一起把金江堂的客人们送出发行所，目送那辆阔畅的四驾马车将他们载离棋盘街。

屋外，冬日下午的阳光照在方瑞眼里，不知是因为刚才在会议室里待了太久，还是对久盼的退股协议终于签字感到如释重负，他觉得有点站立不稳。这发生在一个7旬老翁身上，或许很正常，但是对于一个正当壮年的人来说，就不应该了。

他俯首看了一下身上起皱的黑绸棉袍面子，觉得该回家换一件喜庆色彩的皮袄去赴晚宴，就对停在弄堂口的那辆熟悉的马车挥挥手：“老胡，回家。。”

老胡正在马车的另一边（方瑞看不到的那一边）同一个过路闲人抽烟聊天。这个闲人三十出头，肤色黝黑，一身棉袄棉裤，裤管和袄腰都用半旧的布条扎紧，显得很精练的样子。他已经在附近逛了一阵子，然后他找上老胡，递上烟，跟老胡说，自己到上海来探亲，东逛西游，迷路了。老胡便抽起他递上的烟，一五一十告诉他，怎么从棋盘街经河

南路，一直往南，回到南京路。

听到东家招呼，老胡将吸剩的半支烟用手指掐灭，夹到毡帽下的右耳根上，对那个找路的闲人说声“走好”，自己从马车另一边登上车夫座，驾车来接东家。

那个闲人跟着马车一起走来，他左手握烟继续抽烟，右手完全插入棉袄中间的两颗纽扣之间取暖。他的步伐不急不疾，离马车保持两臂的距离。

老胡在发行所门口停车，开门让等在那里的东家上车。

方瑞左脚登上马车的踏板，右脚还在地面上，那个闲人突然左手扔下烟，右手从棉袄里抽出一把手枪，双手握枪，对准方瑞连发数枪!!!